

第五回 忠臣陷虎坑願作刀頭之鬼 淑女投多史暫為幕府之賓

詞曰：

奸焰真狼虎，羽檄如星火，死生久已視鴻毛。我我我，寧愧睢陽，遺羞段笏，抱慚蘇武。巧計離鄉土，忽入男兒伍，奇哉六出女陳平。躲躲躲，效顰書生，烏臺投刺，嘉賓入幕

右調《醉春風》

話說雲生自從文小姐贈詩之後，苦志青藜，奮心黃卷，文老見他如此用功，心中甚是喜歡，漸有誰坐此席之想。意欲與他納監南場，以圖秋闈一捷，然後為紅絲牽幕之舉。正欲打點行事，忽有官報到來，報他復任總兵。文老心下大驚，想道：“又是權奸主意了。”忙看報條道：

兵部一本：為缺官事，前任總兵官文斌征蜀失機，削職閑住。今仍復還舊職，即日起程，帶罪進剿蜀寇。有功之日，另行陞擢。欽此。

文總兵沒奈何，只得端整起程。那小姐聞知，心如刀割。總兵對小姐說道：“權奸作對，必欲置我死地，我自分捐軀報國，死生已置度外了。只是心中牽掛，惟汝未曾得所。意欲許配雲公子，完聚了去，又奈王命緊急，事已無及。且此行凶多吉少，倘有不測，反或遺累於他，所以猶豫不決，然汝雖是女子，幸得膽智有餘，諸事不須細囑，我今吩咐何老官在家小心出入。如有急事，須見機商議。倘邀天之幸，滅寇有日，得以生還，那時與汝配合雲生，這是喜出望外了。事已如此，汝今不須悲苦。”小姐此時因父親寬慰，且出師吉事，不好露出離別悲傷之態，便答道：“爹爹吉人天相，滅寇有期。孩兒年雖幼小，家中之事頗能料理，萬勿因孩兒擾亂方寸。況且何老官老實有餘，外事可託，便願爹爹剋日成功，專聽捷音早至，以慰孩兒之願。”說罷，何老官正走進來，總兵吩咐了幾句話，出去見那雲生。

雲生已吩咐松風打疊行裝矣，雲生見了總兵，稱賀過了，便道：“晚生蒙老先生垂青，正擬朝夕談心，今聞老先生榮行在即，晚生只得告辭了。異日老先生功成奏凱，晚生尚容踵門拜賀。”總兵道：“老夫正慕公子高才，將來必定飛鳴，故敢屈留茅舍，不意朝廷又有征蜀之命，俾私心尚未盡展，深為恨事。今公子整束行裝，去意決矣，老夫也不敢強留了，但有一言相託，望乞留神。”便將許配之說細細叮嚀，又將後日或有不測，要雲生踐約的意思，再四致懇。雲生感之不勝，矢心領命。總兵贈了些盤費，灑淚而別。臨行又託何嫗致意小姐，小姐亦轉託何嫗囑別雲生，並有所贈。雲生悵悵出門而去，正是：

有所因而來，有所因而去。

別後兩相思，相思渺無際。

雲生去後，總兵即便收拾起程，父子之情依依不捨，不消說了。

且說那青城山自從添了萬生之後，兵馬愈多，攻州劫府，這些貪污不法的官吏不知殺了多少，因此羽檄飛馳告急，詹兵部尚書舊恨，竟將總兵荐舉，預先調撥五千疲弱人馬在途等候。此時總兵一到，請了一道敕，便促他進兵，不許入京。總兵沒奈何，只得往川進發。

那虎面大王已知朝兵出師命將，一路差細作打聽。曉得是文總兵了，峨嵋大王道：“這個老兒前番被我殺得片甲不回，今番又來送死。”虎面大王道：“此老智勇兼全，今來必非前日之比。國有奸臣，大將焉能立功於外？然須提防準備，不可把前日之勝自驕了。”正說間，一騎探馬飛到，報道：“總兵人馬已到灌縣，離山二十里下寨。”那虎面大王調撥人馬，殺奔下山來。兩陣對圓。這裡萬生出馬，那邊總兵親自督戰。戰了半日，不分勝負，各自鳴金收軍。總兵聚集眾將商議道：“吾見此寇十分強勇，難以力取，當用智擒。聞得此山只通一路，不若屯兵於此，截住劫掠糧草咽喉。那時，他沒了糧草，彼必倉皇，一舉可擒也。諸將以為然否？”那些將領都道：“將軍所見不差。”只見一個參贊軍機的，是詹尚書的侄兒，挺身而出，道：“不可，朝廷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老將軍何其怯也？那些草寇不過烏合之眾，若如此怕他，分明是玩寇了。老將軍不欲征戰，小將明日別立一寨，另與賊人相持了。”文總兵曉得他是詹尚書的心腹，差他阻撓軍機的，便道：“老夫出師之日，此身已棄，一死以報國恩。既是參軍要戰，老夫決不是阻撓軍機的。”說罷，俱皆憤憤不言。

次日又復出戰，峨嵋大王出馬交鋒，卻被文總兵敗了一陣，損折了些兵馬。虎面大王聚集許多將領商議道：“吾看此人年紀雖老，本事甚強，倘或紮寨在此，截我糧草咽喉，那時節不戰自敗了。明日必須如此設計，方可取勝，擒住此老，其餘不消費力矣。”諸將拱手道：“大王妙計，悉聽指揮。”那虎面大王登時分撥：第一迎風洞大將莫可當領兵五百，埋伏八里崗側，待總兵進了崗，即便把住崗口；第二撥飛狐洞大將何其勇領兵五百，埋伏清流谷口，待總兵進了谷口，即便把住谷口；第三排山洞大將越無賽、第四鬼驚洞大將軍于遺嗣，各領五百人馬，埋伏亂石坡，待總兵退走時，即便夾攻；第五虎嘯洞大將閑人不讓、第六豹齒洞大將包必勝，各領五百撓鉤手，埋伏鴉兒林裏，待總兵進林，即下撓鉤擒拿；只有第七凌寶洞大將留智、第八倒海洞大將汝常先為左右翼。分撥已定，第一隊峨嵋大王，第二隊自己居中，吩咐只要輸，不要贏，引他人來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出戰。此番文總兵不欲出戰，怎當詹參軍必要迎敵，也不來稟問，竟領了一千兵馬與峨嵋大王對陣。不三合間，被峨嵋大王賣個破綻，輕輕一刀，砍為兩段。即有探子報知總兵，總兵大驚，疾忙披掛上馬出戰。大怒罵道：“潑妖婦！你殺我參軍，今日定要償他性命！”峨嵋大王道：“老將軍年紀高大，何不自愛，也來納命？”總兵更不打話，直取峨嵋。戰不數合，峨嵋詐敗，拖槍而走。虎面大王即來接戰，戰到數合之外，即便撥馬便走，左右兩洞將領即來雙戰。總兵全無懼怯，四個且戰且走，輪流接戰文總兵，後面催動人馬一路趕來。看看趕進八里崗，五千人馬方進一半，一棒鑼聲，一彪人馬從崗後殺出，佔住崗口。總兵向前趕去，只是不捨。又進清流谷，二千人馬進得四、五百，一聲炮響，一彪軍從谷中殺出，截住去路。看看趕入亂石坡，一徑望去，到青城山已不多遠了，方才大驚。退走時，一軍從左邊殺出，一軍從右邊殺出，背後又有四員將趕來。即見旁有一路可通，策馬進去，兩邊都是林木，身邊不下二、三十騎。正欲尋路出林，兩邊一個撓鉤手把人馬絆倒，捆縛了，一齊解上山來，見那虎面大王。總兵怒目圓睜，大罵道：“你這夥鼠賊，暫遊釜中，不知大義。吾文武兼今日誤為你陷，自分損軀，以報國恩耳！”言罷，即欲自戕。虎面大王道：

忙下階扶住，親解其縛，推他到堂上來，按住椅裏，納頭泣拜道：“某等誠知老將軍忠義自矢，誤犯虎威。今日某等佔住此山，非不知釜底遊魚，暫時偷活，但權奸當路，不務撫綏，惟思剿殺，某等豈遂甘心就戮？所以不得不相抗敵，況聞老將軍前被詹有威謀陷，幸虧雲年伯疏救得免。今日意欲送歸，小將恐慮今番沒有雲年伯，老將軍必遭他毒手了。莫若權住荒寨，俟天朝有招安之意，那時投順，重見天日，老將軍以為何如？”總兵聽見說雲年伯三字，便曉得他是宦門子弟，故開口道：“聽你說來，也是詩書之裔，為何作此不義勾當，以遺祖父之羞？何不今日束身待罪，而必俟他年之撫乎？”萬生便把與雲生相知、白公子謀害的事，頭尾備述，因說道：“今日束身待罪，未為不可，而勢有不能。當此權奸盈朝，若白左都、晏吏部、詹兵部一輩，必然勒賄不已。少佛其意，性命不保，求生而送死，萬萬無是理也。若使我雲兄當路，知我在此，必然另行有說，那時歸順，未為晚也。”總兵聽見說了雲生，未免動了兒女心腸，只得從他說話，權住山上，但以忠義勉勵這夥嘍羅，以俟後日區處，不題。

卻說這些敗兵逃回，報知詹尚書說參軍戰死、總兵降賊之事，詹尚書大驚，即時上疏。聖上大怒，遂差緹騎來拿文總兵家族。正是：

血淚千行何處灑，君門萬里有誰通。

話說文小姐自從總兵去後，心下十分憂悶，一來慮父親年老力衰，二來聞賊勢洶湧，時時叫何老官在外探問消息。這日適在城中，聞得人說有聖旨到，忙去訪問，方曉得是緹騎，問一個府中出來的人，才得知總兵被陷、來拿家族之事。嚇得魂不附體，飛也跑回家去，報知小姐。小姐一聞此言，心中哀痛，因事出倉卒，忙問何老官道：“此事果真麼？”老兒道：“親眼見的，怎麼不真？”紅萼、乳娘淚如雨下，轉是小姐道：“有我在，不妨事，但緹騎今夜必然至此，須想出一個巧計。”一邊忙叫何老官去叫一隻小船，一邊忙叫紅萼收拾些細軟金銀等物，自己穿戴總兵衣巾，又把兩件與紅萼穿了，乳娘也穿了何老官的舊衣服。等得何老官尋了船，閉了前門，四人悄悄的拿了行李，從後門出去。從隱僻處下了船，叫梢子一路問巡按府所在，不拘遠近，要去相見。

舟人果然一路訪問，方知巡按即在常州。不一日，早到了常州府，即叫何老官上岸尋察院的所在，移船泊在近處，因將些銀子付與乳娘，對他說道：“你老夫婦伏侍了我半生，我意原欲終身養老，奈大事當前，各自逃命。前日老爺曾將雲公子相託巡按，今我假冒雲公子去投巡按，巡按必定相留。你夫婦兩人將些銀子，去做些小經紀度日。況一郎已死，無所掛絆，千萬遠遠存身，切不可在近處出入，被人識認，為禍不小。”言訖，止不住淚如雨下。乳娘也兩淚如泉，道：“我兩個老人家，即一郎死後也不在心上，將謂有小姐在，指望終身靠託，豈期今日分離？然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。今蒙小姐吩咐，自然遠處度活。但後來老爺有日歸鄉，我兩個原是要靠老爺小姐。”小姐道：“但願如此。尚有一句要緊說話：倘或你兩個撞見前日雲相公，不可說我今日行藏。但說有個石相公，見了小姐，小姐已嫁他去，省得他牽腸掛肚。”細細吩咐完了，便寫了一個晚生帖子。紅萼也改名叫做松風，拿了帖子，叫何老官領到察院前，對門上人說：“有個雲侍郎公子要見。”門上人將帖子進稟，巡按便著人迎接。假雲生進見，忙道：“老大人風霜憲範，小生愚昧，輕造相瀆，客先拜見，然後請罪。”巡按道：“向日文總戎極道令先尊盛德，賢契高才，老夫不勝想慕，今蒙枉駕，獲睹光儀，有榮多矣！何罪之有？”一把攙住，定以賓禮相見。

見畢坐定，假雲生道：“向日晚生正遭歧路之泣，得遇總戎，雲天高誼，解衣推食，有逾骨肉。自分寸進，以一報效，正爾纏綿之時，不料即有征蜀之命，晚生此日即便告辭。蒙總戎道及大人義膽俠腸，古今難覓，倘有緩急，可以相投大人。因為未經拜謁，何敢干瀆？不料邇聞總戎又遭傾陷，聞緹騎到蘇，妻孥被逮。竊恐餘波及於晚生，因此覲顏，仰祈祈覆。惟老大人憐而收之。”巡按道：“總戎忠義素矢，向為當道所忌，昔日賴令先尊大人仗義辯救，不致陷於大辟。今日哲人既萎，白晝昏霾，魍魎用事，肆行無忌，雖以莫須有之事魚肉總戎，而總戎一片丹心赤膽，人人共見，但恨眾毀鑠金之日，難請上方之劍耳。即總戎令子見投，老夫不惜破家相容，何況賢契？所隔天淵，豈得漫為株引？今既不棄遠來，使老夫朝夕之間得瞻勝範，亦一快也！但勿以署中倉卒，簡褻名賢為罪，則厚幸矣！”假雲生又打一恭道：“世路險巇，人心岩穴，相知按劍，對面九疑者比比皆然，而老大人不以盛衰改節，不以存仁易心，求之古人，恐無儔侶，不惟晚生感大恩於今日，即先大人於九泉，當亦慕義無窮耳！”巡按見假雲生儀容俊雅，詞氣通明，知非塵俗之士，自然刮目相待，因問起號來。假雲生倒不及措備，只得暫時抵塞，連忙答應道：“賤字湘夫。”因見巡按手中一柄湘扇，觸目生情，豈意巡按有女，名曰湘蘭，巡按遂留心假雲生，後日有坦腹奇聞，此是後話，休提。

是夜設宴款待，禮甚隆厚。真正是分外加意。飲酒之間，巡按要試假雲生才學，問道：“久聞賢契善於詩詞，不識可請教一二否？”假雲生即便應允，恐吟出舊詩，他便不信，即將巡按手中湘扇朗吟一絕云：

蒼梧遙望泣途窮，淚染琅玕怨不逢。

今日幸君時拂拭，頓令枯骨戴仁風。

巡按聽罷詩中之意，曉得假雲生望他庇蔭之情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賢契何才思敏捷如此耶？將來定作玉堂人物，老夫且拭目以俟之矣！”假雲生道：“晚生譴劣菲才，不過勉強應命，將來正望老大人少施雨露之恩，重沐栽培之德，反如此過褒，使晚生何以克當？”巡按笑道：“非老夫過褒，乃是賢契過謙耳！老夫還有不識進退之言相請，不識賢契可以見諾否？”假雲生道：“鉛刀有一割之用，如不見鄙葑菲而有所委，敢不唯命？”巡按道：“老夫年及半百，髮華齒動，思致苦於艱澀，因向來宦囊不充，為貧所累，故爾幕中乏人，事事惟老夫一人，妄自獨斷，以致諸務紛繁，苦無暇刻，今幸賢契垂盼，肯為老夫作幕中之客，則老夫當九頓以謝矣！”假雲生道：“泛綠水而依芙蓉，晚生豈不羨夢景之麗？但恐才非蘄生，不堪作入幕之嘉賓耳！老大人勿以珠玉而輕擲之瓦石也。”巡按道：“昔黃崇嘏以一女子而為周府君幕士，今賢契才高班馬，反不及崇嘏，而如此見辭耶？”假雲生見巡按有不悅之意，忙道：“非敢過辭，恐才識不及，冒負重託耳！今既不棄餽渤，而收之藥籠中，敢不效一臂以圖報乎？”巡按見假雲生允了，即便大喜。正是：

木蘭從戎真奇事，崇嘏為賓亦異聞。

羞殺男兒無用處，卻將才智讓紅裙。

自此文小姐竟為幕客了，虧他筆如刀，舌如劍，膽如斗，全不露一毫破綻。惟假松風不當在行，小姐時時教他，後來他習慣自成了。那章公原是順天府人，任滿回京後即帶了假雲生回去。有分教：一對佳人，權為夫婦；半簾明月，共說姻緣。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